

星河

寄城

琼瑶全集
15



言情小说经典·琼瑶作品全集

15

星河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

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1

心虹依稀又来到那条走廊里。

那条走廊好长好长，黝黑，寒冷，巨大的廊柱在墙壁上投下了幢幢黑影，处处都弥漫著一份阴森森的、瑟瑟逼人的气息。心虹赤裸的小脚踩在那冷冰冰的地板上，手里颤巍巍的擎著一支蜡烛，小小的身子在那白色的睡袍中颤抖。她畏怯的、瑟缩的向前迈著步子。恐惧、惊惶，和强烈的渴望压迫著她。她茫然四顾，走廊边一扇扇的门，那么多的房间，那么多！但是，他们把母亲藏到哪儿去了？妈妈！她的心在呼号著；妈妈！妈妈！四周那样安静，那样窒息的安静，妈妈！妈妈！一滴滚热的蜡烛油滴落在她手上，她惊跳起来，哦，妈妈！妈妈！她站定，发著抖倾听，然后，从一扇门里传出一声那样恐怖的、裂人心魂的惨号。哦，妈妈！妈妈！她冲过去，扑打著那扇门，哭泣著狂喊：

“妈妈！妈妈！妈妈！”

门开了，出现的是父亲那高大的身影，她小小的身子被抱了起来，父亲的声音疲倦而苍凉的响著：

“噢，心虹，你不能进去，好孩子，你的母亲，刚刚去世了！”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她哭喊著，在父亲的肩上挣扎。“我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”

哦，妈妈！妈妈！她的头痛苦的转侧著，妈妈！妈妈！走廊里响起了空洞的回音；妈妈！妈妈！她像掉在一个冰凉的大海里，柔弱，孤独，而无依。妈妈！妈妈！她不住的狂喊，挣扎。她要离开那走廊，离开那走廊，她挣扎，挣扎，挣扎……

“心虹！心虹！醒一醒，怎么又做恶梦了？心虹？”

一只温暖的手突然落在她的额上，摇撼著，抚摩著。她一惊，陡的清醒了过来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她在惊悸中张大了眼睛，屋子里的灯光明亮，那裱著玫瑰花壁纸的房间决不是什么阴森的长廊，那深红的窗帘静悄悄的掩著，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玻璃吊灯，明亮的放射著一屋子柔和的光线。她躺在床上，蜷缩在那温软的锦缎和棉被之中，手上决没有烛油烫伤的痕迹，她也决不是一个四岁的、找不著母亲的小女孩！是的，母亲！她的母亲正坐在床沿上，带著那样混和而安慰的笑，半忧愁半担心的望著她。

“怎么了？心虹？”她问，拭去了心虹额上的冷汗。

“哦，妈，没什么。又是那些讨厌的梦！”心虹说，仍然有些儿震颤。“我在叫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听到你在喊，就进来看看是怎么了，梦到什么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什么，我记不得了。”心虹嚅嚅的说，不自觉的轻蹙起眉梢。

吟芳坐在床边上，忧愁的看著心虹。她知道她是记得的，她在叫著妈妈！叫得像个孤独无助的小婴儿！但是，她不是

在叫她，她叫的是另一个妈妈。吟芳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，摔了摔头，她强迫自己摔开某些思想，对心虹勉强的笑了笑。

“再睡吧，心虹，别做梦了，晚上的药吃过了吗？”

“吃了。”

“那么，睡吧！”她本能的整理著心虹的被褥。“别想得太多，嗯？”

心虹望著她，也勉强的微笑了一下。

“对不起，吵醒了你。”

吟芳摇了摇头，没说什么。“对不起，吵醒了你。”是礼貌吗？但却多么疏远，明显的缺少了一份母女间的亲昵。心霞就不会这样说，她会滚在她怀中，撒娇撒痴的拉住她的衣服不放她，嚷著叫：“不许妈走，陪我睡！”当然，也许这是年龄的关系，心霞才十九岁，心虹到底已经二十四了。不愿再多想，她对心虹又投去了忧愁的一瞥，就默默的退出去了。

心虹目送母亲的身影消失，等到房门一阖拢，她就推开棉被坐了起来。弓著膝，她把下巴放在膝上，呆呆的坐了好半天。然后，她看了看手表，凌晨三点钟，她知道，她又将无眠到天亮，近来，那每晚临睡时的镇定剂早已失去了作用，等待天明已成为每夜必定的课程。夜，为什么总是那样漫长？

干脆掀开了被，她跨下床来，拿起床前椅子背上搭著的晨褸，她穿上了，系好带子，走到窗子前面。拉开了窗帘，她凭窗而立，迎面一阵带著秋意的凉风扑面而来，她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。真的，夜凉如水。她双手抱著胳膊，仰头看了看那黑暗的穹苍。那广漠无边的天空里，晓月将沉，疏星数点。她望著那些星星，那一颗颗闪耀著的星星，下意识的在

搜寻著什么。夜风簌簌然，在附近的山凹中回响。秋深了，夜也深了。离天亮还有多久？她一瞬也不瞬的看著那些星光，再过一段时间，那些星光会隐没在曙色的黎明里。又一阵风来，她闭了闭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心中模糊的想起长恨歌中的句子：

“夕殿萤飞思悄然，孤灯挑尽未成眠，
迟迟钟鼓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，
鸳鸯瓦冷霜华重，翡翠衾寒谁与共？
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！”

一种难言的怜悯跟随著这些句子掩上了她的心头，她骤然垂下头去，用手蒙住脸，无声的啜泣了。好一会儿，她放下手来，踉跄的走到梳妆台前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对著镜子，她瞪视著自己，一时间，她茫然而困惑。镜子中，那憔悴的面孔好苍白，而那对含泪的眸子里却像燃烧著火焰，那样清亮，那样充满了烧灼般的痛苦。怎么了？这一切是怎么了？隐隐中，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在她耳边轻轻的、幽幽的说：

“我愿为你死！我愿为你死！”

她猛的一摔头，那声音没有了。镜中的脸显出了一份惊愕和仓皇。怎么了？到底是怎么了？她从没有死去的朋友，从没有！这些都是幻觉，她知道，都是幻觉！总是这样，那些恶梦，那些幻觉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怜悯之情！这种种种种，像蛛网般把她重重缠住，她总是挣不出去。然后，有一天，她会被这些蛛网勒死，哦！她不要！她必须振作起来，她必须！

她想起李医生在她出院时对她说的话：

“多找些朋友，多享受一些，快乐起来，心虹，你没有什么该烦恼的事！”

是吗？没有什么该烦恼的事吗？她蹙起眉，脑中像有什么东西闪过，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一个她抓不著的影子，好模糊，好遥远，但是，它存在著！她惊惧的屏息静思，有谁在窗外低唤吗？有谁？声音那样迫切，那样凄凉，像来自地狱里的哀声：

“心虹，跟我走！心虹，跟我走！”

她惊跳起来，冲到窗前，张大眼睛向外注视。窗外，是那花木扶疏的深深院落，夜色里，花影被风摇动。除树木花影外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声音已消失了，只有风声，萧萧瑟瑟，在秋意浓郁的深山里回荡。而远处的天边，第一线曙光已把山巅燃亮了。

2

梁逸舟下楼吃早餐的时候，餐厅里依旧冷冷清清的，只有吟芳在那儿用烤面包机烤著面包，高妈在一边帮忙服侍著。他大踏步的走过去，在餐桌前坐下来，高妈立即送上了一份牛奶和煎蛋，一面含笑问：

“老爷，还要点什么？”

“够了，”梁逸舟说，看了吟芳一眼：“给我两片面包，要——”

“烤焦一点。”吟芳接口说，对著梁逸舟，两人不禁相视一笑。“这么多年了，你每次还是要叮嘱，还怕我摸不熟你的习惯。”

取出面包，她慢慢的在上面涂著牛油。梁逸舟下意识的打量著妻子，他惊奇经过这么漫长的二十几年，她仍然能引动他心腑深处的那份柔情。这个早上，吟芳显得有几分憔悴，他知道，昨夜她没有睡好。抬起头来，他望了望那寂静的楼梯。

“我看，我们家永远不能要求大家一起吃早餐！而且，小一辈的似乎比老一辈的还懒散！”他有些不满的说。

“哦，别苛求，逸舟。”吟芳很快的说：“她们还是孩子嘛！”

“孩子？”梁逸舟盯著吟芳：“别糊涂了，她们早就不是孩子了，心霞已经满十九，心虹都过了二十四了，如果心虹结婚得早，我们都是该做外祖父母的人了。吟芳，我看你年纪越大，就越纵容孩子了！”

“别说了吧，”吟芳轻蹙了一下眉梢。“你明明知道……”她咽下了说了一半的句子，一层轻愁不知不觉的飘了过来，罩在她的面庞上。她把涂好牛油的面包递给逸舟，又轻声的说了句：“心虹也是怪可怜的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毛病出在那里，”梁逸舟打断了她：“就出在我们太宠她了，如果早听我……”

“逸舟！”吟芳祈求似的喊了声。

逸舟怔了怔，接触到吟芳那对带著点儿悲愁意味的眼睛，他心头立刻掠过一阵怛惻。不自觉的，他把手压在吟芳的手上，声音顿时柔和了下来：

“抱歉，吟芳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吟芳瞅著他，嘴角有个微弱的笑。“我告诉你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什么都会好转的。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逸舟说，收回手来，拿起面包咬了一口，他的眼睛仍然注视著吟芳。“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狄家今天就要搬进农庄了。”

“今天吗？”吟芳皱了皱眉。“你有没有告诉那个狄——狄什么？”

“狄君璞。不，我什么都没对他说。”

“哦，我希望，”吟芳有些不安的说：“我希望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才好。”

“你放心，”逸舟吃著早餐：“狄君璞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，那人稳重而有深度，即使他听说了什么，他也不会妄加揣测。”

“我想你是对的，”吟芳也开始吃早餐。“总之，老让农庄空在那里也不是办法，事实上，”她的声音变低了：“早几年就该把它租出去了。那么，或者不至于……”

她的话只说了一半，就被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所打断了，她转过身子，面对楼梯，心霞正三步并作两步的从楼上冲下来，手里抓著一叠书，穿了件红色套头毛衣和黑长裤，满头短发乱蓬蓬的，掩映著一张年轻、红润，充满了青春气息的脸庞，她看来是精神饱满而且充满活力的。一直奔到餐桌旁边，她抓了一块面包就往嘴里塞，一面口齿不清的嚷著说：

“爸爸，妈！我不吃早饭了，第一节有课，我来不及了，还得赶公路局的班车！”

“站住！心霞，别永远毛毛躁躁的！”梁逸舟说：“安安静静的把早饭吃了，我要去公司，你跟我一起进城，我让老高兜一下，先送你去学校！”

“真的？”心霞扬著眉毛问，难得父亲愿意让她搭他的车，梁逸舟一向主张孩子们要能吃苦，不能养成上学都要私家车送去的习惯。她跑回到餐桌边，在父亲的面颊上闪电似的吻了一下，笑嘻嘻的说：“这才是好爸爸，事实上啊，不让我搭您的车，是件完全损人不利己的事儿！”

“又得意忘形了！”梁逸舟呵叱著，声音却怎样也严厉不起来，你怎么可能对这样一个撒娇撒痴的女儿板脸呢！记住，已经是大学生了啊！”

“等我当老祖母的时候，”心霞含著一口面包，又口齿不清了：“我还是你的女儿，爸爸，所以，别提醒我已经读大学了。”

“不要含著东西说话，”吟芳说：“不礼貌。”

“妈，您知道所有当父母的都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喜欢说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！”

“瞧！居然批评起父母来了！”吟芳笑著说：“这孩子越大越没样子！”

“还不是……”梁逸舟刚开口，心霞就抢著对母亲一本正经的接了下去：

“……你惯的！”

吟芳忍不住噗哧一笑，梁逸舟也笑了起来，心霞对父亲调皮的挤著眼睛笑，连那站在一边的高妈，也忍俊不禁。就在这一片笑声中，楼梯上一阵轻微的响动，心虹慢慢的走下楼来了。她穿著件长袖的黑色洋装，披著一头乌黑的长发，衬托得那张小小的面孔更加白皙了。她瘦削而苗条，举步轻盈，像一只无声无息的小猫。梁逸舟夫妇和心霞都望著她，笑声消失了，餐桌上那抹轻松的空气在刹那间隐逸无踪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份沉重的寂静。

心虹来到桌子前面，立即敏感到空气的变化，她对大家看了一眼，勉强的想笑笑，但是，那笑容还没有成形就在唇边消失了。她低低的叫了声：

“爸爸，妈，早。”

“坐下吧！姐姐！”心霞忽然跳了起来，用一种夸张的活泼，对心虹说，一面把自己的椅子推给她。“姐，你该多喝点

牛奶，那么，你就会胖起来。”

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梁逸舟看著心虹问，其实，这一问是多余的，不用她那失神的眸子来告诉他，他也知道她并没有睡好。

“还好，爸爸。”心虹说，声音温柔而细致。这种温柔，使梁逸舟的心脏抽搐了一下。心虹！他那娇娇怯怯的小女儿！

“你要多吃点！”吟芳把抹好牛油的面包递给心虹。

“哦，我不爱吃牛油。”心虹低低的说。

“当药吃，嗯？”吟芳望著她，关怀的。几乎是低声下气的。

“那……好吧！”心虹虚弱的笑了笑，顺从的接过了面包。高妈已急急的把一个刚煎好的蛋，热气腾腾的端了出来，放在心虹的面前，心虹皱皱眉头，叫了声：“哦，高妈！”

“小姐！”高妈堆了一脸的笑，请求似的看著心虹。

“哦，好吧！”心虹无奈的轻叹了一口气：“看样子，你们都急于想把我饱成大胖子呢！”埋下头，她开始吃早餐，那牛奶的热气冲进了她的眼眶里，她那黑眼珠又显得迷蒙而模糊了。

“噢，好爸爸！你到底吃好没有？”心霞抱著书本，焦灼的问。“你再不动身啊，我就迟到迟定了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梁逸舟站起身来。“高妈，老高把车子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早就好了。”高妈说。

“姐，要不要我帮你带什么吃的回来？”心霞回头看著心虹，亲热的微笑著。

“不要了，我不想吃什么。”

“那么……我早些回来陪你！再见啊！”

“再见，爸！再见，心霞！”

“爸，你快一点嘛，快一点嘛！”心霞一叠连声的催著，不由分说把手臂插进父亲的手腕里，拖著梁逸舟往大门外冲去了，梁逸舟就在女儿的拖拖拉拉中，不住口的喊：

“看你，成什么样子？永远像个长不大的野丫头！真烦人！将来嫁了人也这股疯相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嫁人！”

“哼！我听著呢，也记著呢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心霞开心的笑著，父女两人消失在门外了。立刻，汽车发动的声音传了过来，他们走了。

这儿，心霞一走，房内就突然安静了。心虹低下头，开始默默的吃著她的早餐。吟芳也不说话，只是悄悄的注视著心虹，带著一种窥伺和研究的意味。心虹很沉默，太沉默了，那微蹙的眉梢上压著厚而重的阴霾。那蒙蒙然的眼珠沉浸在一片梦幻之中，她看来心神恍惚而神思不属。

很快的，心虹结束了她的早餐。擦了嘴，她站起身来，对吟芳说：

“我出去散散步，妈。”

吟芳怔了怔，本能的叫了声：

“心虹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别去农庄，狄家今天要搬来了。”

“哦？”心虹似乎愣住了，呆在那儿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好久之后，才慢吞吞的问：“那个姓狄的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要

住到这个荒僻的农庄里来？”

“你爸爸说他是名作家，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，我们也高兴有这样的邻居，否则，农庄一直空著，房子也荒废了。”

心虹沉思了片刻。

“名作家？他的笔名是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难得——他竟会看上农庄！”心虹自语似的说了一句，转过身，她不再和母亲谈话，径自走向屋外去了。

瑟瑟的秋风迎著她，清晨的山凹里带著凉意。这幢房子建筑在群山环绕中，一向显得有些孤独，但是，山中那份宁静和深深的绿意却是醉人的。最可人的是房子四周的枫林，秋天来的时候，嫣红一片，深深浅浅，浓浓淡淡，处处都是画意。所以，梁逸舟给这幢房子取了一个颇饶诗意的名字，叫“霜园”，取“晓来谁染霜林醉”的意思。心虹一直觉得，父亲不仅是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他更是个诗人和学者。如果不是脾气过于暴躁和固执，他几乎是个十全十美的人。

走出霜园的大门，有一条车路直通台北，反方向而行，就是山中曲曲折折的蜿蜒小径，可以一直走向深山里，或者到达山巅的农庄。心虹选择了那条小径，小径两边，依旧是枫树夹道，无数的羊齿植物和深草，蔓生在枫林之间，偶尔杂著一些紫色的小野花和熟透的、鲜红的草莓。心虹在路边摘了一支狗尾草，无意识的摆弄著，一面懒洋洋的，向山中走去。

她深入了山与山之间，这儿是一片平坦的山谷，也是山